

專題引言

呂明蕓 本刊總編輯

那個溫柔的玫瑰少年，沒能趕上他的 畢業典禮，戴上屬於畢業生戴的花

那個溫柔的玫瑰少年，沒能趕上他的畢業典禮，戴上屬於畢業生戴的花

2000年4月，時值國三的葉永鋕，在第四節音樂課練唱了畢業歌珍重再見，下課前舉手說要去上廁所，就此一去不回。他，沒能戴上屬於畢業生的紅花，跟大家一起從國中畢業。4月底葉永鋕的父母向法院要求死因鑑定。5月22日，同志紀錄片導演陳俊志（已逝）南下拍攝葉永鋕的告別式。6月2日，教育部兩性平等教育委員會（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的前身）委員蘇芊玲聽聞葉永鋕的死因可能與他的性別氣質和校園暴力有關（蘇芊玲，2006），於是在會中提案成立調查小組，由蘇芊玲、畢恆達、紀惠容、王麗容四位委員組成，6月底南下調查此事。

2000年8月，「兩性平等教育季刊」第12期特別企劃了「性別特質與校園文化」專輯，追憶葉永鋕。2000年10月，教育部發起「新校園運動：反性別暴力」活動，強調校園中除教育兩性平權外，還需要教育尊重不同性別特質及性傾向的人。2000年11月《兩性平等教育季刊》第13期由畢恆達執筆深入報導「從兩性平等到性別平等：記葉永鋕」；畢老師在文中以「玫瑰少年」來比喻葉永鋕；那個善解人意，用溫柔細心對待每個人的少年。自此，談到「玫瑰少年」，大家腦中似乎就浮現出葉永鋕。他的事件拓寬了臺灣自1980年代開始的婦女運動。由「兩性」到「性別」，這條路是用一個男孩嘎然而止的生命堆疊出來的。

Angle

2001年第17期的總編輯序，游美惠老師用「走在性別平等教育的路上」開始搭起季刊從兩性平等教育到性別平等教育的橋樑；18期紀事櫥窗介紹了性別平等教育法草案。2002年底臺灣第一個以性別平等教育命名的協會正式成立，那年我剛回國，成了創會的永久會員。2004年第27期的季刊，在性別平等教育法正式通過的那一年初，正式更名《性別平等教育季刊》（以下簡稱季刊）；教育部兩性平等教育委員會也在同年10月正式更名為「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規劃並推動全國性的性別平等教育。

2006年，在葉永鋕校園致死事件發生6年半後，官司定讞，判決行政主管有業務過失。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出版一本「擁抱玫瑰少年」以為誌。同年，有個跟葉永鋕同年，正就讀朝陽科大傳播藝術系的蔡辰書從課堂知道了葉永鋕。於是，用自己的心情故事，製作了「少年不戴花」作為他的畢業作品。這部37分鐘的短片在2007年開始紅了，席捲了各個影展的獎項，包括教育影展學生組的最佳劇情片、南方影展特別獎等。今年在籌劃酷兒

影展時，影展總監提到了葉永鋕過世20週年，蔡辰書導演、還有這部影片，讓我起心動念，在這一季季刊製作這個專題——

少年不戴花—— 不忘那個溫柔的玫瑰少年

本期的專題設計了兩個訪談：先是訪談了陳君汝女士，葉永鋕的媽媽，談永鋕不在身邊這些日子以來的生活。她的堅強與樂觀，讓那個訪談她的午後很精彩；再來是訪談了蔡辰書導演，談他這20年來的心境變化，從導演光環走出來後，他做了些什麼事？另外，本專題也邀來了曾是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輔導團創團的專案助理，拿到公費獎學金出國讀書取得博士後，留在美國任教的高穎超。他從研究新知的觀點談陽剛氣質。因為文章特別，但每季篇幅有限，於是分成上下二篇在91、92期呈現。

另外，洪菊吟，季刊的副總編輯，也是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現任理事長，寫下她以現場教師身分加入性別平等教育協會的故事，因為協會與永鋕和家人的連牽，讓她有機會貢獻所長去發展教學媒材

Angle

及桌遊，還利用課餘與假日巡迴各地，以 NGO 的力量去宣導性別平等教育。傅弘毅從心理師觀點談諮商關係與霸凌中性別歧視語言的出現。劉哲夫老師從自己在學校偶發的一次朝會宣導事件中向全校自嘲自己的陰柔特質破題，分享自己的故事，並帶著大家去反思自我認同的意義，鼓勵讀者要珍視自己的不同。

在製作這專題前，我將讀者群設定為教師，但在邀稿文章出來時，我發現這專題要對話的對象不只有教師，還有學生。身為教師，也是個師資培育者，我一直記得 bell hooks 在教學越界：教育即自由的實踐裡寫的，要做個知識實踐的倡導者。知識的實踐不只藉由語言傳遞，還有文字。讓大家能在文字中找到共鳴，長出力量，去實踐性別平等，理解並尊重不同差異，是我們的責任。



參考文獻

蘇芊玲（2006）。序：一句永遠說不出口的話。載於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策劃），*擁抱玫瑰少年*。臺北市：女書文化。